

第十二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## 真相

李琳

(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2011 级)

—

不知道因着什么，我总觉得镇子上的夏天特别炎热，即使坐在车里，我还是能闻到柏油马路被烤焦的味道，这种感觉是会传染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座小镇，连带着我一起，都被烧糊了。这种并不明智的自知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烦躁，我点燃了一支烟，试图吐出几个完整的烟圈，然后我拍拍前面开车的大叔，像是不经意地说着：“师傅，您也别绕了，我就在这儿下，走几步就该到了。”大叔马上露出了一个尴尬的表情，打了转向停在路边。

路是刚修的，上面还残留着一层细碎的沙子，远处有几个孩子在恶作剧似地踢起路上的尘土。很快，他们就在一片混沌中迷了眼睛，我只能看见有一个少年迅速被推倒在地，然后一群落井下石的孩子和他扭打在一起。为首少年穿着的塑料凉鞋在阳光的照射下明晃晃的刺眼，我只好转过头向路对面看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冒着黑烟的屋子是不是新建的工厂，不过我倒看到了我要工作的学校，就在烟囱旁边。

我又摸了摸包里的三万块钱，还在。我在原地蹲了好一会儿，等我意识过来手里的烟灰都快又一个小手指长了，我暗骂不好，猛嘬了一口，顾不上擦掉被呛出来的眼泪就把烟头撇在地上，用力地捻了两下，然后我站起来弹弹身上的烟灰，我想我应该去找王光明，丫一定等急了。

王光明原来不叫光明，据说他老爸翻了好几天字典想出一个“囧”字，代表光明。为了这么个牛 X 的名字他向我炫耀了整个小学和初中。不过后来谁都认识这个字了，意思也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他跟他爸商量了一下，办身份证的时候改成王光明，因而他又再一次在我和陆然面前失去了炫耀的资本。

还没等我敲门，王光明就贼眉鼠眼的探出头来朝我嘿嘿一笑，张开双臂就要扑过来，我毫不迟疑的打了一下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囧哥，几天不见你

就弯了？”

他赶忙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姿态，“没，没，这不是想你了么，快，先出来，饭菜早都准备好了，等着给你接风呢。”

“滚蛋，”我一边换鞋一边问他，“陆然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一会儿吧，”王光明看了一眼表，“他说是快到了，没事儿你要是饿了就先吃。”

我没理他，我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发动一台缺了一块扇叶的电风扇。我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和王光明弄坏了的那台，我轻车熟路地拆下外壳，扶正几个歪在两侧的按钮，然后重新接上电源。电扇好似不情愿一般，极为缓慢地转动起来。为了显示我惊人的修理能力，我用力地拍了几下，不过它显然不太听话，“嘭”的一声，就又停下来，本来缺角的那片扇叶，终于完整的掉下来了。

这让我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一台破风扇贬得一无是处，不过王光明相比我来说更加不爽，他心疼地看着那堆废零件，“肖程你丫不知道轻点吗！”“你再买一台吧，那都破成什么样了，我不弄坏你也用不了。”“我乐意。”他瞪了我一眼，转过去嘟囔了几句。

“诶，你开超市要多少钱？”我依旧贼心不死。

王光明笑了，来掩饰他的尴尬，“你倒是直接，十五万。”幸好门铃已经响了，他连头也没回就走到门口。

陆然今天穿了一套深黑色的西装，把王光明活脱脱衬成了保安。他把大包小包的东西都交给王光明，然后问我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昨天啊，”我转而揶揄他，“陆哥又去哪发财啦？”“这不等你接济呢吗，肖老师。”他哈哈笑了两声，我突然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妥，迅速和陆然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王光明一出来刚好看到我们俩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着，他开了三瓶啤酒，给我和陆然一人一瓶，“别愣着啊，快吃，我都饿了。”

我们仨又顺理成章地坐在了一起。

我完全可以理解王光明“酒壮怂人胆”的心理，不过陆然也跟着他一起胡闹，酒还未过三巡，桌子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清醒着，我对于他们这种叙旧方式苦笑不得，刚想说话，就听见王光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老陆，我打算开个超市。”

“你不在啤酒厂干了？”陆然喝得有些晕，只是一直笑。

“不干了，挣得太少。”

“好事啊，”陆然又开了一瓶啤酒，“准备什么时候开？”

“最近在看店面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我这条件根本买不起。”

“那好说啊，”陆然推推我，“我和肖程给你凑点。”

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好，连忙咳嗽了两声，“我这有三万，你先拿去。”

王光明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根本没注意我的眼色，朝老陆说：“肖程出三万，还差十万。”

陆然愣了一下，揉了揉眼睛，很快就恢复了醉意。“光明，我这就三万，你先——”

“三万就够开一馄饨摊的，”王光明粗鲁地打断陆然想刻意维持的和谐，“我不是要饭的，这钱就当管你借的还不行吗！”

“不是，”陆然喝得激动了，只好半倚着桌子站起来，“我现在真没那么多钱，要不然，你再管别人借点？”

我想伸手扶王光明，可惜已经晚了。他突然发出一声冷笑，面前的盘子全部被他推了出去，他还要强撑着站起来。刚才喝得那点酒终于派上了用场。王光明猛得拽过陆然的衣领，把我面前的鸡蛋汤也撞洒了，他瞪着陆然，吼得歇斯底里：“那你当年他妈的怎么不知道照别人抄点呢！”

我现在终于觉得气氛正常了一点。

## 二

当年我们三个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囧哥是我们班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但他老是跟着我们逃课打游戏，为此我和陆然天天接受班主任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。我觉得我们就好像包装好的待售的商品，王光明天生就是摆在货架上层的，而我和陆然显然是那种过期促销的。我有的时候连睡觉都能梦见那个嘴肿得像肥肠一样的女老师，她除了会讽刺我们俩以外别无他长，不过我和陆然不一样，他有一个土豪老爹，虽然是后爹。陆然那时候发了疯一样的想考出县城，但也只是想想。事实上他还是每天和我一起 in 班级后面睡觉，打游戏看美女，成绩基本稳定在倒数前十。

后来升了高三，我也开始学习，只有陆然还整日坐在教室后面用笔尖戳语文老师画像。我知他不用像我一样为工作发愁，所以我并不甘心地当一个奋力从四十元区爬到八十元区上进的螃蟹，一边爬一边骂。

高考的时候他和王光明阴差阳错的分到了同一个考场，关于作弊的具体细节我无从得知，只听陆然说王光明在给他传答案的时候被监考老师抓了个正着，直接清出考场。也因着那科零分的成绩与一本失之交臂。陆然他爸找了关系给他弄到了一个三本，我也如愿以偿考出了县城。

我陪陆然说情的时候王光明他妈正在嗑瓜子，旁边桌子上的白开水正冒着热气。陆然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王光明家门口的那只大鹅，它时不时的朝我动动脖子，又用红色的脚掌向这边踏了两步。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我突然有一种想打它的冲动，不过我忍住了。这样我又听见他妈尖锐的声音，“去去去，上什么学！你看我家里为了供他念书还剩下什么了，还要复读，你出学费也不行！”他妈嘭一声把茶缸摔出几米远，水溅了我俩一身。陆然还想说话，王光明就从里屋探出头来。他看了我们俩一眼，把陆然搁到桌子上的礼盒又塞回我手上，“你们俩都走，他妈的。”他往地上啐了一口，“滚！”

再后来，王光明找了一份工作，再也没提要念书的事。我知道这件事成了他们俩之间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，我在某种意义上即为王光明抱不平，又同情陆然悲惨的境遇。所以高考后的五六年里，我就像媒婆一样辗转两地，维持他们俩不咸不淡的关系。

王光明开业那天下午我才赶过去，陆然也在，不过脸色不太好。我饿得不行，顺手从货架上拿了一个面包。“老肖，别吃。”王光明把我手里的面包抢过来又放回去。

我瞪了他一眼，“小气，吃你点东西会死啊。”

“不是，”王光明勾过我的肩膀，用小得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音量说：“那面包是过期的。”

“啊？”我推了他一把，“你这是干嘛啊？”

“现在镇子上都这么干，不这样赚不到钱，而且就过期了一天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“陆然知道吗？”

“你先替我保密，”他朝我使了个眼色，“刚才他发现我要往汽水里兑水，发了一顿火。”

“刚开业你就这样，陆然说你也是活该。”

“你不懂”，王光明又拿抹布擦了一遍玻璃柜，“如果我用过期太久的，别人吃出来肯定投诉我，但是我用的是过期一天的啊。消费者都是傻子。”

“我看你就是个傻子。”我用力捶了他一下，朝陆然努了努嘴，“谁的钱

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光明，你别把陆然的钱砸进去。”王光明还要再说什么，但恰巧有一个人走过来结账，我一侧身从柜台里走出来，准备出门去找陆然。相处了这么久，我其实可以轻易地从王光明眼中读出信息，他在告诉我，“别管闲事。”

其实我是乐意做瞎子的，谁不乐意。

我再回到光明超市的时候，王光明劈头盖脸地问我：“这一个月你死哪去了？”

“没哪，”我决定装傻下去，“学校里有教学质量检查，最近一直忙着备课。”

我发现自打我毕业以后，我就时常要编各种各样的谎话，跟学校领导，跟单位同事，和王光明他俩，甚至是和我爸妈。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，向家里要钱买四驱车要编一个晚上，结果通常是还没说完就被发现了。王光明不满意我一直发呆，过来搂着我进去吃西瓜，“正好今天陆然也来，一会儿咱们出去撮一顿。”

我朝他点点头，“看样子生意不错。”

他倒是没谦虚，一边点着货一边跟我说：“那是自然，这条街就咱家卖得最好。”

我并不怀疑他说了谎。从我一进门就瞥见他脚上的那双新皮鞋了。我在商场里看到过，如果没有赚钱他不会买。我有些怀念上学那阵流行的几十块钱的运动鞋，那个时候我们半夜上晚自习的时候经常会偷溜出去打球，厚胶的底和地面碰撞之后震的脚生疼。我换了一个姿势坐着，三两口就吃完了手里的西瓜。我把籽吐在洗脸盆的内壁上，发出“铛铛”几声，感觉心情稍微好了一点。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开口和王光明说点什么的时候，陆然来了。

还带来了一个女的。

我其实很讨厌这种穿紧身裤的女孩子，况且她脸上还涂着厚厚的一层粉底，更突显了脖子上那条黑白分界线。她的手机贴满了市场里廉价的亮片，拿在手里走路的时候一闪一闪让人眼晕。更为严重的是她发育过分的胸部，像是能坠着她向前摔倒一样。她就像一只母鸡一样走到我面前，笑着向我伸出一只手，“我叫小美，是光明的女朋友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后来还是陆然走到我身边，“你是看到美女都不会说话了吧？”我只好干笑了两声。现下我和陆然站在一起，王光明被小美挽着，我突然发觉大学在我们面前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，彻底将王光

明和我们分离，我发觉他和小美十分般配，虽然我也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。

不过我知道，我们在青春的这条路上，彻底地走散了。

### 三

自打小美出现了以后，王光明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。经常是我和陆然两个人在陆然家里喝啤酒看球赛，那时候热火还没有詹姆斯，我也还没有赌球的习惯。日子仿佛像沙子一样不留神就漏没了，学期的工作进入了尾声，光明超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王光明一见到我就要说一句：“哥们儿要发达了”，然后呵呵的傻笑两声。我偶尔会问陆然下一步的打算，他总是顺便说几句搪塞过去，我也不追问他，因为我对陆然的生活有种盲目的自信，我也说不上为什么。

某一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，窗外的叶子已经被风染成金黄色了，它们在风的带动下沙沙作响，偶尔有风掀起批改好的试卷，我觉得天气又冷了一些，刚想去打热水，电话铃声就响了，“喂——”我接起来就听见电话那头小美急促的声音：“肖程，你快来吧，光明进医院了。”

我在路上作了无数个猜想，设想过最坏的结局，可是当我看到王光明靠在枕头上跟没事人一样，我其实很想冲过去揍他一顿。他的头上缠了几层厚厚的纱布，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大大的粽子。

“老肖，你看我头是不是变大了。”他朝我打趣。

“是啊，跟埃及木乃伊差不了多少。”

小美也憋不住笑了，我又转头去问他，“怎么弄的？”她正准备回答，陆然的声音就从身后飘过来：“超市里来了一群流氓，砸了点东西也伤了人，后来就都跑了。”

“看清长什么样了吗？”

“光明原来说看清了，现在又回忆不起来了。”

“哦，”我心不在焉的答了一句，目光都落在他手中的住院收据上，心情像拧皱的毛巾一样湿漉漉的。

在王光明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他跟陆然的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我却没有办法替他们俩高兴。从我们仨混在一起开始，王光明就秉承着一个原则：

每当陆然给他花钱的时候，他就不自觉地往陆然那边靠，而我。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陆然和他闹别扭时候倾诉的出气筒。本来我以为，高考那件事发生以后，王光明就彻底的回归到我的阵营里，可是当我看到他心虚地问陆然一共多少钱的时候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但实际上我想说：钱还真他妈是万能的。

对于钱的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我主动地承担起超市一半的工作，和陆然轮流看管超市，小美留在医院里照顾王光明。镇子上的生意几乎全都被光明超市抢走了。虽然没有喝出白酒里兑的水，我还是诧异于每天络绎不绝的顾客。

我因为白天要去学校，所以值夜。来超市里买东西的多是些中年男子，大腹便便，脸上的皱纹几乎要把脸分成不同的区段。他们晃悠着提着打酒的塑料瓶，拿几袋花生米和蚕豆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从我面前走过。

“老板怎么了？”其中一个人问我。

“受了点皮外伤，这几天不来了。”

“我就说嘛，你是不是往里兑酒精了？”他双手按着玻璃柜，眼球被酒气熏成了血红色。

“原来的酒厂断货了，我从别家进的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他满意的打了一个酒嗝，“告诉你们老板还是原来的酒好喝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再没说话。

值夜的次数多了以后，我干脆把在学校没完成的任务也带过来。一方面减轻陆然的负担，另一方面因为钱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矮了一头。不过很快老天就给了我一次机会。某天下午我折回来取昨晚改过的学生作业，还没进门就看见陆然和一个女生热烈的吻在一起，隔着玻璃我看不太清，陆然背过去扯她的上衣，然后那女人娇嗔地抬起头打了他一下。

是小美。

整个一下午，我都神经紧绷，开会的时候校长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觉得我就好像是得逞的窃贼一样，既激动又忐忑。我敢肯定陆然和小美是在光明住院的时候搞在一起的，我不知道谁先勾引的谁，不过这不重要了。我很想装作为难的样子进行一番心理斗争，可是我发现我并没有丝毫犹豫。不管是出于私心还是善意，我已经打定主意撕破脸。人一旦作出了决定大脑的思考能力就会发生倾斜。我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女孩子的脸，陆然的

前女友。我知道拿她刺激王光明再好不过。他喜欢她，这是秘密，属于我和王光明的秘密。

我吸了一口烟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深沉一点。出院后的王光明瘦了一圈，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让他愈发像蒙在鼓里的傻子。

“光明——”我出声提醒他。

“嗯？”他依旧保持着不怀好意的笑容，我已经开始替他悲哀了。

果然，人类都是脆弱的、不堪一击的。在我向他陈述完事实的三十分钟里，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，手里的烟草都被捻成粉末了。我并不着急，事实上我只是有一点后悔。我发誓只有一会儿。我应该瞒下来的，至少应该先找陆然问清楚。可是一切都晚了，王光明站起来把桌子上的玻璃杯用力地往地上摔，在这一点上他绝对得到了他妈的真传：“他他妈什么都跟我抢！”

我没有办法走过去跟他说“陆然或许有苦衷”这种屁话，在一起就是在一起，谁也没想着逼良为娼。我从身后拿了扫帚，自顾自地收拾地上的碎片。

那一晚过后，我担惊受怕，恐怕某一天这两个人在我面前就宣战了。可事实是，王光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小美也继续出现在店里，这让我觉得之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我的臆想。在我快要忘记王光明咬牙切齿的模样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了警察的搜查令。

我才意识到，是真的出事了。

## 四

警察局的墙刚刚粉刷过，空气中还残留着某种化学物质的味道。王光明被关还不到24小时，我就被警察叫来问话。我的头发因为两天没洗趴在头皮上，油腻腻的。不过我面前坐定的警察让我立马来了精神。

“你跟王光明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“陆然和超市是什么关系？”他又问。

“陆然出了大部分钱，应该算投资的。”

他用手轻敲桌面，有些玩味的看着我：“酒里兑甲醇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啊？”我吓了一跳，杯子里的水眼看要洒出来。

“别装糊涂了，光明超市被举报酒里有甲醇，你替他看店的时候一点也



不知道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抬起头来看他，“酒有问题也不能证明是他搞得鬼。”

“十月十二号下午，你在哪？”中年男子不耐烦了，“别耍花样。”

“——我记不清了，应该在家。”

“你自己吗？”他掐灭了烟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。“当时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王光明，我最近一直和他在一起。至于当时在做什么我也记不清了。”

“你敢肯定？”

“嗯——”我摆弄了一下翻起来的衬衫下摆，含混不清地回答。

中年男子审视了我一番，在本子上写了几句话，就站起来了。“你先回去吧，有需要我们会再通知你。”

“那王光明——”

“没问题的话自然不会冤枉了他。”声音从我身后飘过来。

我擦了擦手心的汗水，从兜里掏出王光明被带走时塞给我的纸条，它被我捏得皱成了一团，汗水阴湿了字迹。那上面写着：“就说我在你家。”

接他们俩那天我特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叶子已经彻底落下来了，它们和萧瑟的风声一起在我耳边哀鸣。王光明出来的时候我刚好掐灭手中的烟，但是我并没有走上去和他拥抱。

“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？”我压低声音朝王光明吼了一句，“陆然呢？”

他有些心虚的搓着手，头也不敢抬起来：“老肖，就这么一次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”

“那你就可以诬陷他兑甲醇？”我甩开他伸过来的手，“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？还让我给你作伪证！”

“老肖——”他抹了一把脸，“他爸交点保释金就能出来。”

“如果当年没出那档子事，我也不可能开什么小卖部，你说对吗？”他见我不理他，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咣——”我用力在墙上砸了一下。

我发现我非常混乱，莫名其妙就成了帮凶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警察局自首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怕些什么，总是我非常怕。

又等了两天，我越来越慌，看着这几天通讯录里被我翻烂的号码，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电话。

“喂——”电话那头的人懒洋洋的，听起来心情不错。

“那个——”我拖长了尾音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“是邢伟吗？我是肖程。”

“噢噢，”声音里多出了某种惊讶的意味，“怎么了，找我有事？”

不愧是警察，我心理暗揣着，还是把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说出来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陆然，前几天不是因为甲醇的事被带回所里了么，我想问问情况怎么样。”

“现在还不好说，”听筒里在这个时候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我赶紧将耳朵紧紧贴在筒壁上，“再说这也不是你该问的事。”

“哎哎，别挂。”王光明朝我使了个眼色，我马上会意按了免提。“我就是问问，他妈现在都急得住院了，我有点钱在他那儿呢，现在也没个着落。”

“你这是难为我啊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陆然跟我从小玩到大，比咱俩认识的时间还长，他一出事我不是着急么。这么着，只要他出来，我一准提着谢礼上门，给你弄个牌位天天在家供着。”

“放屁，”邢伟的语气缓下来了，“今天早上检测报告出来了，酒里有摇头丸，只有他点过那批货。”

我觉得头“嗡”一下炸开了。我看着王光明，他的表情不比我好多少，不过我现在已经顾不上管他了，我的肩膀一直抖个不停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直到听筒里不断传来“喂——喂——你可不能泄密”的声响，我才重新接起来回答：“邢哥我知道了，谢谢。”

“怎么办——”挂断电话王光明就抓着我，“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“你他妈看你干得好事，我明天就去自首。”

“真的不是我，”他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，“老肖，别去，真的不是我做的……”

“那还有谁！”我重重得给了他一拳，“你他妈知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这是谋杀！”

“我没有——”他被打得坐在了地上，用手捂住脸，“不是我，不是我……”

“我得去找警察说清楚，现在就去。”

“肖子——”他从身后死命地拽住我，“求你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想进监狱，你要是去了我就死在这……”他说着说着竟然小声哭了起来。

“妈的，闭嘴——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可是我们必须救陆然。”

## 五

学校很快就又开学了，我被校长安排到一个新的班级上课。说是调度，倒不如说是报复我过年的时候没有送礼。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，只是偶尔修理一下在桌子上打牌的同学。整整五天了，陆然没有任何消息。

王光明在那一个下午落荒而逃，我再打他的手机已经变成了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——”晚些时候警察就来店里抓人，我又被带走问了话，之后就迟迟没有音讯。陆然的母亲没有骂任何难听的话，只是塞了一笔钱给我让我打听情况，可是打听出来的结果却是陆然已经被带到市公安局了。

我也没了主意。

关于王光明逃跑的事我想我其实早有预感，可是我还是没有阻拦。我装作很吃惊地一遍一遍拨打他的电话号码，电话每响一声我的心就跟着沉重一分，其实我潜意识里还是希望他能主动承担责任，我给了他机会，一次又一次。有时候我觉得我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但我什么也不能说。

再次接到王光明的电话已经是七天以后了。我在家里吃着面条，电视上还是上演着恶俗老套的电视剧，换台的时候偶尔蹦出一大片绿地，有一个农民拿着锄头示范怎么犁地，我刚要收拾碗筷，电话就过来了。

“喂——”

“肖程，是我。”他的嗓子有点沙哑，感觉像是好几天都没有睡好。

“你在哪？”我心虚地向四周看，才发现自己住的是四楼，于是就放心来。

“你别问了，我对不住你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回去，你帮我照顾好我妈，她一辈子没享过福，都是我害的。”

“别他妈废话了，你知道警察现在满大街通缉你吗？陆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，你有良心吗？”

“我，我也对不住他。可是我怕，肖程，真的。你就再帮我一次，我买了去泉州的车票，马上就走了。走之前我想告诉你一声，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也不知道下次见是什么时候了。”

“王光明——”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不过没等我说完，他又重新开口了，“就这样吧我得走了，老肖，保重！”

我手里的电话在他这么一挂就“嘟嘟嘟”响个不停，切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。

老天爷是个喜欢和人作对的家伙，在我诅咒着一切都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时，邢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“陆然被释放了”。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高兴更多还是愧疚更多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时间去看了他。

陆然的精神状况出乎意料的好。他换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，胡子也刮得很干净，我一进门他就笑着跟我打招呼：“光明怎么没来？”

“你不怪他？”我有些纳闷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他往酒里兑的甲醇吧？你早就知道对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急着解释：“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但是毒品的事不是他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陆然挑了一下眉毛，“要喝水吗？”

“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被他看得毛毛的，心里说不上滋味的。

“你还记得有个姓冯的胖子吗？超市开业那天带了几个过来的人那个。”

“记得啊。”我一头雾水。

“是他做的，送货的时候动了手脚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我被他说得更糊涂了，猛地站起来。

“因为王光明卖过过期面包，还就他妈卖过期一天的。你就从来没想到，镇上那么多超市，为什么王光明家卖得最好吗？我在被抓进去之前刚打听到消息，就他妈被陷害了。镇子上根本没人卖只过期一天的，王光明坏了规矩。”

“所以呢？你是说他住院也是姓冯的干得？就因为过期一天的面包？这他妈是什么世道！”我脑子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“你早就知道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是故意的！”

“那他陷害我就不是故意的？”陆然反问我。

我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他是陷害你，可是谁让你碰他的女人！”

小美——不对，我突然想到了，之前看她总觉得在那见过，“她和那姓冯的是一伙的对不对？你从刚开始就知道对不对？”我的声音已经止不住地颤抖起来，“你根本就没想说！”

“我是没想说，这个超市我投了十万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毁在王光明手上。我当年欠他的早就还清了，他要是从来没想过害我，也不会成现在这样。你以为你扮演了什么好角色吗？要是没有你的自作聪明，这场戏根本没法唱

得这么精彩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所以你就将计就计让王光明以为你和小美偷偷在一起了，又假装自己遭人陷害让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？”

“没错，”陆然坐在沙发上，露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，“他现在已经畏罪潜逃了吧。”

“你他妈的——”我忍不住一拳就要抡过去。

“如果我没有在后仓库安了一个针孔摄像头，今天我还在局子里蹲着呢，我倒是想问问，肖程，你会救我吗？”陆然握住我的拳头，紧盯着我的眼睛。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。

## 六

“那超市怎么样？被查封了吗？”我碰了碰陆然。

“没有，市里象征性地查封了几家，我们遭到了表彰。”

“真他妈讽刺啊，”我把头靠在沙发上，“哈哈。”

“嗯，”陆然打开了电视，“光明下次打电话就让他回来。”

“嗯，”我挪了挪，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。电视里是国际战争的新闻，我刚要叫陆然换台，冷不防一个声音就闯进来了：“昨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青阳开往泉州的火车意外脱轨，车上人员无一生还，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……”

我打了一个喷嚏，颤抖着拿出口袋里的手机。我迟疑地按下通话记录，屏幕亮了起来。我看见我和王光明通话的时间：“三点四十三分。”